

新派武侠小说名家名作

金庸武侠小说精华

3

时代文艺出版社

文学研究资料丛书

• 新派武侠小说名家名作

金庸武侠小说精华

(三)

欧阳天 王海燕编

时代文艺出版社



数据加载失败，请稍后重试！

倚天屠龙记

元顺帝至元二年三月间，武当派祖师张三丰的三弟子俞岱岩，奉师命前赴福建诛杀一个无恶不作的剧盗。现已完事，正急往回赶，想在四月初九张三丰九十大寿时赶到武当。这日已到浙东钱塘江之南。

正行之间，忽见西首小路上—行二十余人，挑了担子急步而来。这批人行动剽悍，身形壮实，看来似一帮盐梟。俞岱岩想：“看来这帮盐梟个个都有武功，但二十余人聚在一起挑盐贩卖，决无道理。”若在平时，他定要探视究竟，但这时念着师父的九十大寿，不能耽搁，便继续赶路。

傍晚，找了家小客栈宿了，刚要上床，猛听店堂中一阵喧哗，探头向外—瞧，正是途中所遇那群盐梟，当下也不在意，安枕入睡。

睡到中夜，忽听邻房喀喀轻响。俞岱岩顿时醒了，只听一人说：“大家悄悄走吧，莫惊动邻房客人，多生事端。”俞岱岩看他们鬼鬼祟祟，定是去干什么歹事，当下带上兵刃暗器，穿窗而出，跃出墙外，展开轻功悄悄追去。

奔出数里，见领头人一声唿哨，二十余人四下散开，向东北方一座大屋逼近。众盐梟放下担子，将箩筐中的海盐四周散布，但撒时既轻且慢，似怕盐粒溅到身上。俞岱岩顿时恍然，知这盐剧毒。心想：“我须通知屋中之人，好教他们小心。”当下兜到屋后，跳进围墙。只见正厅厅心有只炉子，

火焰升腾，炉旁三个六十来岁的老者，分拉三只大风箱，炉中黄架着一柄四尺来长、乌沉沉的单刀。

这时屋顶有人叫道：“长白三禽，你们损毁宝刀，伤天害理！”檐前一响，一人已闪身而进。西首一老者探身向前，左手倏出，往那人脸上抓去，那人侧首避过，东首老者提起炉旁大铁锤，也向那人头顶猛击下去。他身子微侧，铁锤击空。西首老者自旁夹击，双手犹如鸡爪，上下飞舞，攻势凌厉。这时，南首老者突然伸手入炉抓住刀柄，只闻一阵焦臭，手掌心顿时烧焦，但他兀自不放，挥动单刀，发疯般冲出大门。那人和其余两老者连声呼叱，紧紧追出。

提刀老者忽然一个踉跄，向前仆跌，跟着一声惨呼，那人和两老者一齐纵身过去，同时伸手抢刀，但不约而同的叫了起来，在地下不住翻滚。

俞岱岩见了这等惨状，突然一凛，想起盐枭在屋外撒盐的情景，现在自己也无法出去了，游目四顾，见大门内侧放着两张长凳，当即将凳竖直，一跃而上，勾起长凳似踩高跷般走了出去。又扯下一片衣襟包在手上，抓起提刀老者的后心，向东急行。

这批盐枭眼见便可得手，却斜刺里杀出个人来将宝刀抢走，大声呼叱，钢镖袖箭，齐向俞岱岩后心射去。

俞岱岩脚勾长凳，急赶一阵。便将那群盐枭甩在身后，到了海边，将那老者浸在浅水处，洗去了盐毒，再抓住他的背心，向海神庙奔了过去。

俞岱岩将老者放在木拜垫上，从怀中取出一粒“天心解毒丹”来，让那老者服下后，道：“这是一粒解毒丹药，至少延你三日之命。你只有将刀送给他们，换得他们的解药方

能救命。”

那老者陡然站起，厉声道：“谁想要我的屠龙刀，万万不能。”俞岱岩说：“你命也没有了，空有宝刀何用？”那老者抱着宝刀，忽然大哭起来：“我千辛万苦从海沙派手中盗到宝刀，但转眼性命不保，要它何用？但我舍不得，舍不得啊！”俞岱岩道：“这本是身外之物，何须烦恼。”老者怒道：“武林至尊，宝刀屠龙，号令天下，莫敢不从！这话你听说过么？”俞岱岩道：“自然听说过啦，下面还有两句呢，倚天不出，谁与争锋？这是说的几十年前武林的一件大事，又不真是什么宝刀。”老者说：“屠龙刀便是这把刀，倚天却是一把剑，只要倚天剑不出，屠龙刀便是最厉害的神兵利器了。”俞岱岩道：“真是笑话奇谈，你抱了这把刀，又号令得谁？既号令我不得，就知此刀实无甚奇处。所以你还是将此刀去换解药救命吧。”

刚说到这里，远处传来几声唿哨。俞岱岩道：“来的是海沙派人众，你正好可向他们换取解药，在下可不愿赶这趟浑水了。”只听砰一声，门被踢了开来，接着刷刷声响，有甚细碎物事从黑暗中扔了进来。俞岱岩心想：“这是海沙派毒盐，如此下去，非沾上不可。”忙缩到海神菩萨后面，数拳击破神像背心，溜进了神像肚腹之中，顿时便似穿上了一层厚厚的泥土外衣。

庙外有人喝道：“吃横梁的点子，乖乖出来投降吧！”正乱间，远处马蹄声中，有人朗声叫道：“日月光照，鹰王展翅。”庙外海沙派人众立时寂静无声，一人颤声道：“是天……天鹰教，快……快走。”话音刚落，马蹄声已到了庙外。那人说：“这位是李堂主，他问你们屠龙刀在哪里，好

好献出来，便饶了你们性命。”

海沙派中一人指着老者道：“是他……他盗去的，我们正在追回来……”那人对着老者道：“喂，屠龙刀呢？”老者不答话，跟着噗的一声响，老者倒在了地下。那人道：“他死了，搜他身边。”几个人搜了一遍，无甚异物。那人道：“你们说宝刀是他盗去的，怎会不见？现李堂主留你们一人不死，谁先把真相说出来，谁便活命。”

过了一会，海沙派中一人颤声道：“适才有个三十岁左右的汉子，救了这老儿进来，现这人不知去向，那宝刀定是给他抢去了。”李堂主道：“多半是那汉子取了去，走吧！”马蹄声渐渐远去。

俞岱岩从神像腹中跃了出来，只见二十余条大汉一动不动站着，均已死于非命。只神台边一尸却俯伏，背上一大滩血迹。他觉奇怪，仔细看时，背上有一条大伤口，伸手到伤口中一探，掏出一把刀来，正是那把屠龙刀。原来那老者临死时连人带刀扑在这名盐枭的后心，刀直没入体。所以天鹰教人众搜索时竟未发现。

俞岱岩拄刀而立，四顾茫然：这许多人为它枉送了性命，看来只有将它呈给师父，请他发落。当下将刀包好。负在背上，迈开大步向北疾行，到了江边，放眼而望，四下里并无船只，纵声而呼，一艘小船顺流而下，艄公叫道：“客官可是要过江？”俞岱岩喜道：“正是。”纵身上船，那船张起风帆，行驶甚速。航出里许时，一艘帆船乘浪冲至，白帆上绘只黑色大鹰。他想起“天鹰教”三字，心下暗自戒备，突然之间，那梢公猛地跃起，跳入江心，黑鹰帆船砰的一声撞上小船，小船船头顿时破了一个大洞。俞岱岩又惊又

怒，心道：“原来艄公是天鹰教的人，赚我来此。”纵身一个梯云纵高跃，落向帆船上的船头。

但见船上舱门紧闭，不见有人，俞岱岩叫道：“是天鹰教的朋友吗？”半晌无人答话，伸手去推舱门，舱门竟是钢铁铸成，俞岱岩劲贯双臂，大喝一声，双掌推出，喀喇一响，铁门摇了几下，只须再加一掌，便能击开。

只听舱中一人道：“俞三侠，请把屠龙刀留下，我们便送你过江。”话虽客气，语气却十分傲慢，俞岱岩寻思：不知他如何知道我的姓名？

那人又道：“俞三侠，除了武当高手，谁能使梯云纵轻功和震山掌掌力？我们和贵派无怨无仇，还是请你将屠龙刀放在船头，我们便送你过江。”俞岱岩气往上冲，道：“这屠龙刀是贵教之物吗？”那人道：“不是。但此刀是武林之尊，谁不想据而有之，”俞岱岩道：“这便是了，此刀既落入在下手中，须得交给尊师，在下作不得主。”那人细声细气的说了几句话，声音细如蚊叫。他听不清楚，走上两步，问道：“你说什么？”这时，只感到胸腹间和大腿上，似乎同时被蚊子叮了一口，但他也不在意，舱中人又道：“俞三侠名震江湖，我们不能害你性命，你只需将屠龙刀留下，在下便奉上蚊须针解药。”

俞岱岩听到“蚊须针”三字，一震之下，只觉适才被蚊子咬过处微微麻痒，想起海沙派盐泉对天鹰教畏若蛇蝎，这暗器定是歹毒无比。当下低哼一声，纵身便往船舱中冲了进去，

人未落地，舱中人已挥掌拍出。俞岱岩右掌击出，两掌相交，砰的一声，舱中人猛的向后飞出，俞岱岩也觉掌中一

阵剧痛，只听那人咳嗽几下，道：“俞三侠掌力惊人，果是不凡，不过在下掌心七星钉也另有一功。咱们是半斤八两，两败俱伤。”

俞岱岩忙取几颗“天心解毒丹”服下，取出屠龙刀，擦的一响，顿将铁门斩成两截，又连斩七、八刀，舱中人叫道：“你连中二毒，还发甚威？要性命还是要宝刀？”俞岱岩想这刀本是他无意中得来，也不如何重视，于是将刀掷在舱面，道：“好！你给我解药，我给你宝刀。”

那人大喜，俯身拾起，但他只是看刀，不去取药，俞岱岩道：“解药呢？”那人哈哈大笑道：“嘻嘻！你手中有刀，我终是忌你三分，现宝刀既入我手，你还想要解药么？”俞岱岩一听，一股凉气从心底直冒上来，当下伸手抓住半截断锏，猛地里往那人门面击去，只听扑通一声，那人倒翻入江。他吁了一口长气，心想：“你便是抢得宝刀，也终于葬身江底。”此时身上毒性发作，眼前一黑，倒在船梢，顿时昏了过去。

这一日是武当派祖师张三丰九十寿辰，紫霄宫中喜气洋洋，七个弟子中除俞岱岩未到，六个弟子逐一向师拜寿。日到中午，仍不见人影，五弟子张翠山道：“弟子下山接三哥去。”

张翠山一去也是音讯全无。张三丰素知俞岱岩稳重可靠，能担大事，张翠山聪明机灵，办事迅敏，到这时不见回山，定是有了变故。大弟子宋远桥望着红烛，陪笑道：“三弟和五弟定是遇上了不平之事，因之出手干预。师父常教训我们要积德行善，现两师弟干一件侠义之事，那才是最好不过的寿仪啊。”一语未毕，二弟子俞莲舟一步抢到滴水檐前

叫道：“是三弟么？”只听张翠山呜咽着说：“是我！”他双臂横抱一人，满脸血污混着汗水，奔到张三丰面前一跪，泣不成声，叫道：“师父，三哥……受人暗算……”身子一晃，晕了过去。

张三丰知张翠山之晕，只是心神激荡，再加疲累过甚，而俞岱岩双手双足软软垂下，腕骨、臂骨、腿骨已被人逐一折断，到处冒出鲜血，呼吸微弱，只剩下游丝般一口气。当下不暇询问，奔进内堂取出一瓶“白虎夺命丹”喂了三粒在俞岱岩嘴里，但俞岱岩已不会吞咽。张三丰轻叹了口气，双手点取俞岱岩“颊车穴”，他阴手点过，立即掌心向上，翻成阳手，一阴一阳，交换互变，翻到第十二次时，俞岱岩终于张开了口，缓缓将丹药吞入喉中。六弟子殷梨亭和七弟子莫声谷一直提心吊胆，这时才“啊”的一声，同时叫了出来。

这时，一个小童来报：“外面临安府龙门镖局都大锦求见祖师爷。”

张翠山刚悠悠醒转，听报霍地站起，纵身出去，抓住一条大汉的后心，提进来往地上一摔，怒道：“都是这厮坏的大事！”宋远桥道：“三弟如何受伤，你慢慢说，不用气急。”张翠山将他下山迎接俞岱岩，碰到都大锦，才知他们受人之托，将俞岱岩护送来武当山，给人冒六大侠之名接走，他急追了上去，才将血淋淋的俞岱岩抱回，一一说了。宋远桥见都大锦既敢登门求见，自是心中不虚，决非伤害俞岱岩之人，当下和颜悦色的向都大锦询问经过。

都大锦诉了原委：十日前，临安府一股姓青年，以二千两黄金作镖金，限十日之内将俞三侠送回武当，交给张三丰真人。当时他们不知他是俞三侠，只当是躺在担架上的病人。

他亲自押送，日夜不停赶路，到四月初九，刚好赶到武当山，一路上人人担心，直到此时，方心中大宽。上得山来不久，只见斜刺里奔出六乘马，自称武当六大侠，其中一高个子左颊生颗黑痣，痣上留有三茎长毛，问他们来武当干什？他将此事说了，其中一人到大车前看了后，说俞三侠伤势甚重，他先接去施救，旁边一秃子问屠龙刀呢？脸生黑痣之人从怀中取出一只金元宝扔了过来。他们待要送还，那伙人已拥着大车急驰而去。他们见人已接走便下山了，在半路上遇见张大侠，才知糟了。最后，都大锦惨然道：“宋大侠，我姓都的办事不周，累得俞三侠遭此横祸，自是该死。当时那人说，四月初九如不能平安送到武当，叫你们龙门镖局鸡犬不留！现在临安满局子的老小，还不知生命如何呢？”张三丰听都大锦说到这里，道：“莲舟、声谷，你们立即去临安，保护龙门镖局老小。”

都大锦见两人要赶赴临安保护自己家小，心中一股说不出的滋味，抱拳向张三丰道：“张真人，晚辈的事，不敢惊动二侠，就此告辞。”这时张翠山霍地跳起，啪的一声打了都大锦一个耳光，接着左肘弯过，又往他腰际里撞去，都大锦向后一让，咣的一声，一只金元宝从他怀中落下。张翠山伸手接住，冷笑道：“人家送你一只金元宝，你便将我三哥送给人家作践……”话未说完，瞧着金元宝上所捏出的五个指印道：“师父，这……这是少林派的金钢指功夫啊。”

张三丰将元宝翻来覆去看了几遍，却不说话。原来张三丰幼时曾在少林寺藏经阁侍奉觉远禅师，后来潇湘子和尹克西两人将达摩祖师亲手所书的《楞伽经》偷去，寺中因失落这无价之宝，罚觉远禅师铁链缠身，用两只大铁桶挑三千一

百零八担水，后遇郭襄女侠相救才罢。临别时，郭襄便送了一对铁罗汉给他，这铁罗汉肚中有机括，扭紧弹簧后，能对拆一套少林罗汉拳。他依照这铁罗汉所使的套子，自己学上几手，谁知风云突变，昆仑三圣何足道受潇湘子所托，前来言明《楞伽经》所在何处，另来请教少林武功。张三丰沉着应战，胜了何足道，不料竟犯了寺中不得偷学武功之规，要将他处死，觉远禅师拼死将他救出，才逃上武当。今日这金刚指法确是少林门派才有，但若是说出真相，众弟子决不肯和少林派干休，那便要引起极大风波了。

张三丰问四弟子张松溪道：“松溪，你说如何？”四弟子张松溪足智多谋，一直在推想其中过节，便道：“三哥行事稳健，不轻易和人结仇。他去南方杀的是个下三滥，少林派决不致为此人而伤三哥，都大锦说六人中有一人问起屠龙刀的下落，且三哥在临安府已身中剧毒。因此，罪魁祸首不是少林派，而是屠龙刀。”

张三丰转头对张翠山道：“你明儿动身去临安查询原委，一切听二师哥吩咐。”

张翠山即日南行。这晚已到临安，寻到龙门镖局，见大门紧闭，想是镖局中人已安睡，便拿起门上铜环敲了三下，隔了好一会，竟无人出来开门，伸手一推，那门竟自开了。他迈步而入，朗声道：“都总镖头在家么？”说着走进大厅，便在此时，砰一声响，大门竟在身后关上，只听风声飒然，有四人抢上围攻。他不知厅中伏的是何人，横扫过去，顿将四人尽数打倒。那人喝道：“是男子汉大丈夫便留下姓名！”他答道：“在下武当张翠山。”摸出兵刃，左手烂银

虎头钩，右手镔铁判官笔，两件兵刃一击，爆出几点火花，火花一闪间，已看清他们都是和尚，奇道：“四位大师是谁？”

一僧人叫道：“这血海深仇，非今日能报，走吧！”他再要问，他们已奔出厅外。他觉得今晚之事大是蹊跷，只有问清镖局中人才能弄清。当下点亮蜡烛，便见地下伏一女尸，禁不住吃了一惊，又四下察看，但见恁大一座镖局，竟无一个活口。他横钩梢立、猛地想起都大锦说的“路上若有半分差池，我杀得你龙门镖局鸡犬不留”这句话，眼前人人皆死，都因都大锦护送三哥不力之故。那么此人该是三哥极要好朋友，但三哥仁侠正义，怎能和这等蛇蝎之人交上朋友？正在寻思，猛地又见两名僧人尸体，心下一凉，适才那僧人说什么“血海深仇”，只怕这笔数十人的血债，都要写在自己头上了。都大锦是少林弟子，这些少林僧多半是应都大锦之邀前来赴援的，眼下还是找二哥和七弟要紧，忙吹灭烛火，跃墙而出。人未落地，见身后树木轻轻一动，忙喝道：“慢走！”即纵身跃起，除见湖畔一小舟外，隐伏之人已影踪不见。

次日，龙门镖局数十口人命的大血案已传得人人皆知。他在市上寻访师兄和师弟的踪迹，竟找不到他们武当派联络的半个记号。

用过晚饭，他又来到湖边，见昨晚一叶小舟依然系在大柳树下，船中坐一抚琴少年文士，风流俊俏。他想问明昨晚之事，便朗声道：“在下张翠山，有事请教。”那文士说道：“何不上舟来？”他轻快地跃上船头，那书生站起身来，拱手为礼，相让请坐。此时相向而对，他方看清，这文士原来

是个女扮男装的妙龄丽人，一愕之下，顿时脸红，立时倒跃回岸，拱手赔礼：“不知姑娘女扮男装，多有冒昧。”不敢再说什么，拔足往来路奔回。

奔出十余丈，陡然停步，心道：堂堂男子汉大丈夫，纵横江湖，无所畏惧，今日却怕起一个年轻姑娘来？侧头回望，那少女所坐的江船正沿着钱塘江顺流而下。他一时心意难定，在岸边信步而行。

人在岸边，舟在江中，一人一舟并肩而下。走了一会，一阵风吹过，撒下细细的雨点来。江边一望平野，无可躲雨之处。雨虽不大，但时候一久，身上便已湿透，见那少女仍是坐在船头，自己也淋得全身皆湿。他猛地省起，叫道：“姑娘，你进舱避雨啊。”那姑娘站起身来道：“难道你不怕雨了？”说着便进了船舱，出来时手中多了一把雨伞，手一扬，将伞掷向岸来。

张翠山伸手接住，张将开来，见伞上画着幅淡雅的水墨山水画，题着七个字：“斜风细雨不须归。”书画甚为精致，那七个字微嫌劲力不足，当是出自闺秀之手，但颇见清丽脱俗。那少女道：“伞上书画，还能入张相公法眼么？”张翠山潜心学书，真草隶篆，无一不精。临下江南时，张三丰亲授一套“倚天屠龙功”，即是将“武林之尊，宝刀屠龙。号令天下，莫敢不从。倚天不出，谁与争锋？”这二十四字融在武功之中，故道：“这笔卫夫人名姬帖的书法，笔断意连，笔短意长，极尽簪花写韵之妙。”那少女听他认出字体，喜道：“这七字中，‘不’字写得最不好。”他细细凝视，说道：“这不字不过少了含蓄而已。”少女道：“我总觉这字写得不惬意，现经相公一说，这才恍然。”两人谈到书法，一问

一答，不觉行出里许，天色更黑了，少女道：“闻君一席话，胜读十年书。我姓殷，他日有暇再向相公请教。”她手一扬，舟子拉上风帆，船顿时行得快了。他听到“我姓殷”三字，蓦地一惊：那都大锦道托他护送三哥的是个英俊的殷姓书生，莫是此人改扮？想到这里，顾不得男女之嫌，提足疾追，朗声问道：“你认得我俞三哥吗？”那少女并不回答，他又道：“我心下有许多疑团，要请剖明。请问，委托龙门镖局护送三哥的，可是殷姑娘？在武当山，三哥遭人毒手，你可知么？”少女道：“俞三侠遭人暗算，我很难过，也觉抱憾。”他又问道：“可听说昨晚龙门镖局满门被杀之事？”殷姑娘道：“都是我杀的！我跟都大锦说过，路上不能出差错，既他没尽责，自取其咎，又怨谁来？”他耳中嗡的一响，实难相信这娇媚如花的少女竟是凶手，过了一会，说道：“那他们怎又冤枉我？”殷姑娘格格一笑，说道：“那是我安排下的。”他气往上冲，怒道：“我跟姑娘无怨无仇，何以如此？”姑娘衣袖一挥，钻进船舱，到此地步，能再不问个明白？他狂怒之下，再次跃上船头，大喊道：“你……你怎安排？”也走进船舱，顿时一怔，只见她已换上方巾青衫，折扇轻摇，竟与张翠山相貌极其相似，昏暗之中，无怪少林僧一口咬定自己是凶手。他又问：“我三哥倒底是何人所伤，盼姑娘见示。”殷姑娘道：“不单都大锦走了眼，连我也上了大当。”遂叙述了自己一段经历：跟踪都大锦，见俞岱岩在武当山被六人接走，心下有疑，即上前盘问，其中一人手一扬，我不及躲避，手臂中了三镖，后见你去找俞三侠，自己又急于要解毒，便回了临安。说着卷起左手衣袖，臂上钉着三枚梅花镖，中镖之处皮肤已深黑如墨。他吃了一惊，叫